

奇垣
著

梦中缘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奇垣 著

梦中缘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物简介

杨文昭：团长转业，任煤矿劳资处长，煤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后调入中央部委工作，是廉洁奉公、党性很强、作风正派的党的领导干部，是团结群众、勇于创新、把商品生产引入正途的众所钦敬的代表人物。

梦大夫：小说的主人公，原名余子心，杨文昭、向文玄的同学、好友，土生土长的中医医生。他心地纯正，钟爱传统文化，心胸豁达，放弃了物质生活的追求，矢志不渝地研究生命原理，探索医经儒道，走南闯北，历尽艰辛，为传统文化付出了毕生心血。

李佩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聪明练达正派的知识女性，传统文化的精英，梦大夫的知音好友，崇尚天下为公，帮助香港企业家把商品运作推向国外。她淡泊名利，功成名就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向文玄：杨文昭、梦大夫的好友，深通传统文化，与莫印琅一同创建文煌实业公司，他胸怀大义、作风正派、无私无畏、大胆开拓，把儒学理论运用到商品经营之中，取得辉煌成果，为现代企业发展树立一面旗帜，显示了儒学在商品经济中的强大生命力。

莫印琅：煤矿职工，最开始是天罡帮的帮凶，改革开放后改邪归正，痛改前非，成立经济发展促进会，无私无我，百折不挠，与向文玄并肩战斗，兴办文煌实业公司，成为知名企业家。

龚书记：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党性很强的县委书记，在省委常委的职位上离休。他支持商品经济正当发展，是打击邪恶势力的坚强后盾。

甄书记：县级市委书记，作风正派，廉洁奉公，敢于与邪恶势力做斗争，是知情达理的好书记。

魏国民：煤矿总经理，接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心怀大义、为人仁善，敢于大胆改革，革除弊政，是把企业运作引向正道的企业后来人。

朱玉洁：文煌公司董事长，企业经营的后起之秀，魏国民之妻。她天性仁善，又接受了向文玄、莫印琅的培养，是既有道德又有能力的现代女性、企业家。

李母：李佩君的母亲，她家学深厚，知识渊博，深通儒、道，造就了李佩君这样的企业精英，是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代表人物。

王学忠：出身武术世家，是武功高强、作风正派的侠义之士，威震南疆，杨文昭、梦大夫的朋友，李佩君的保镖，李母去世后帮助杨文昭。

肖君兰：善良贤淑的农家姑娘，梦大夫的救命恩人与后妻，因评《水浒》死于车祸。

王嗣维：有文化、有思想的善良贤淑女性，煤矿测量科科长。

彭振展：香港企业家，心向祖国，心地仁善，在大陆开办企业，得李佩君的支持而兴旺发达，崇尚孙文思想。

王正：张玉枝丈夫，王学忠弟子，作风正派，武功高强，煤矿工人，后被文煌公司聘用，神珠子的克星。

耿遇贤：王学忠弟子，煤矿工人，作风正派、武功高强，后开办体校。

关有成：煤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原本是革命的功臣，被误判为历史反革命而守法十五年，复职后自甘堕落，与地方豪强勾结在一起，贪污腐化，因私卖原煤被逮捕。

王永昌：煤矿副总经理、总经理，心胸狭窄的自私之辈，在主管煤矿之后收受贿赂，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财产，被免职后携巨款定居国外。

莫硕书：农村一霸，天罡帮帮主，生性凶残狠毒，作恶多端，窃取村政府大权之后和关有成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

莫亚男：外号母蝎子，天罡帮干将，莫家屯村妇联主任，关有成的姘头，后开办旅馆、煤矿，腐蚀公安局长卞香，组织卖淫，作恶多端，被逮捕。

张玉枝：外号九尾狐，天罡帮头目，后改邪归正，随莫印琅开办文煌公司，很有成绩，嫁王正。

莫焕：人称神珠子，天罡帮得力干将，因谋刺杨文昭被捕，天罡帮解体后建立天罡队，为黑社会头目，被公安局长卞香杀人灭口枪毙。

莫勇：人称铁棍子，莫家屯村长，天罡帮干将，后改邪归正，与莫印琅开办企业。

文祥：号神犬，天罡帮干将，后改邪归正，与莫印琅共同兴办文煌公司。

殷鹤鸣：煤矿矿长助理、矿长，是醉心名利、厚颜无耻的小人，王永昌的鹰犬，因打伤其妻被判刑，后因绑架梦大夫被捕。

郅斯仁：煤矿医院业务院长，因医疗事故被免职，后投靠莫帮主、王永昌，被任命为外事办主任，因私批原煤被开除，关有成被逮后官复原职，死于嫖娼。

卞崇智：乡长、镇长，扛红缨枪出身，蛮横粗野，雄霸乡里，贪污腐化，得脑血栓退出政治舞台。

张秀堂：横行乡里的村主任，因乱批房基地、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奸污妇女被捕。

卞香：卞崇智之子，令化市公安局副局长、T市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和黑社会勾结在一起，因贪污腐化、嫖娼受贿、杀人灭口而被捕。

孙翠花：梦大夫前妻，“文革”时的造反头头，后在供销社工作，离婚后随刘猛开办石灰厂。

刘猛：梦大夫堂妹夫，“文革”时造反兵团头目，被清理后做农民，改革开放后开办石灰厂。

张国兴：母蝎子丈夫，煤矿供销处处长，被免职后住在妻子旅馆，无所事事，因嫖娼被捕，取保释放后投奔文煌。

刘良武：煤矿医院院长，书记，外科一把刀，为保院长席位，投靠关经理、莫帮主。

李健宁：煤矿医院院长，王永昌的心腹，中医学术的反对者。

目

次

第一回	余子心颠倒说魂梦	杨文昭圆囿论良医	/ 1
第二回	卖烟草披星串宿舍	坠冰窟含泪慰父母	/ 10
第三回	及时雨计听莫印琅	小诸葛谋算关经理	/ 16
第四回	刘院长神坠莫家宴	关经理仙游艳阳湖	/ 22
第五回	神犬施威夺绿珠	棍子闯关拉木料	/ 30
第六回	讲真言无心触帮主	恶淫荡有意逐淑女	/ 38
第七回	卞崇智恼子纳儿妇	刘良武愤世索红包	/ 45
第八回	职代会群言结议案	书画展一笔占魁元	/ 51
第九回	殷鹤鸣神迷李佩君	余子心怒斥陈国栋	/ 57
第十回	陈科长余庄被打	莫村长柳荫受辱	/ 64
第十一回	求棺木叩拜温主席	答友情悖逆关舅父	/ 70
第十二回	卞香爱嫂消筋骨	莫焕盗宝入牢笼	/ 76
第十三回	梦琴音心系多才女	诵诗篇意属博学人	/ 82
第十四回	狂助理调情受斥	莽院长误诊遭贬	/ 89
第十五回	孙翠花搬兵阻辞职	殷鹤鸣开会进谗言	/ 95
第十六回	王大侠抑斥地头蛇	天罡帮计害英雄客	/ 103
第十七回	郭子修告状被驳斥	莫硕书断案得美誉	/ 110
第十八回	卞崇智急谋升官	沈天禄闲游遇艳	/ 117
第十九回	邳斯仁升官求帮主	张玉枝多情拜夫人	/ 124
第二十回	查责任舌战辨是非	思真情感念知美丑	/ 130
第二十一回	移花接木翠花用计	为非作歹莫天被逐	/ 138
第二十二回	莫亚男明探关有成	王永昌暗查沈天禄	/ 144

第二十三回	张国兴再婚成大礼	余子心拒仕见真贤	/ 150
第二十四回	讲婚姻李母说人事	谋矿坐助理施诡计	/ 157
第二十五回	王嗣维急智脱灾	杨文昭决计查贼	/ 163
第二十六回	殷鹤鸣河边丢手指	陈国栋楼道摔门牙	/ 169
第二十七回	母蝎子毒使连环计	关经理巧摆迷魂阵	/ 174
第二十八回	莫帮主魂归地府	小诸葛志变天罡	/ 179
第二十九回	铁棍子哄抢原煤	天罡帮主负气受训	/ 186
第三十回	小诸葛惧祸退原煤	耿侠士奋勇擒莫焕	/ 193
第三十一回	莫印琅悔罪散帮会	李佩君夺情飞南国	/ 198
第三十二回	瘸村长绑舅索成衣	替先生慰侄说命造	/ 204
第三十三回	迁户口瘸子索贿	摘赘瘤院长施巧	/ 212
第三十四回	刘良武杀人还救人	殷鹤鸣骂妻再求妻	/ 219
第三十五回	梦大夫词折惠长文	尤大肚车撞蓝有才	/ 226
第三十六回	莫会长开业问计	文神犬买地砸牌	/ 233
第三十七回	书呆子磕头讨饶	小商贩教子拜师	/ 240
第三十八回	钟秀敏慨叹人事	余子心怒对权威	/ 248
第三十九回	小蓝阳拜见县委书记	勇翠花竞选村主任	/ 254
第四十回	张秀堂卖地发横财	关有成恋色进大狱	/ 261
第四十一回	孙翠花死斗余子心	李佩君活祭关有成	/ 266
第四十二回	河东吼蛮横欺夫	梦大夫决意离婚	/ 272
第四十三回	余子心吐血牡丹厅	莫印琅谈心矿医院	/ 278
第四十四回	王正显身夜总会	文祥大闹供应处	/ 285
第四十五回	殷鹤鸣行凶判徒刑	杨文昭改革行新法	/ 292
第四十六回	小诸葛钱友稻香村	梦大夫流落石定县	/ 298
第四十七回	哑巴说话惊四座	院长求医夺人心	/ 305
第四十八回	卫生局名医抗长官	梨香院志士惊蜜语	/ 310
第四十九回	走江湖一针镇黑龙	开中药两方伏白虎	/ 317

第五十回	韩国商明楼宴客	令化子回乡叙旧	/ 323
第五十一回	被诈骗老婆行凶	求发财寡妇入股	/ 330
第五十二回	打淫贼翠花施巧计	谋房产刘猛用心机	/ 337
第五十三回	张玉枝安抚庞姑娘	莫亚男牢笼卞局长	/ 342
第五十四回	莫焕嫁祸砸小店	王正奋威擒贼人	/ 351
第五十五回	嫁武夫狐狸去忧思	杀主任蝎子施手段	/ 357
第五十六回	矿医院初布载人单	促进会三发求贤榜	/ 363
第五十七回	访真贤漫步桃花渡	讨债务稳坐办公室	/ 370
第五十八回	文煌治企急设部	经理造地稳投标	/ 379
第五十九回	向经理卖矿拢金钱	神珠子依计亲外客	/ 386
第六十回	包二奶老客入魔窟	求至理大夫进深山	/ 395
第六十一回	会长友却葫芦语	书记媒传红豆诗	/ 403
第六十二回	徐兴正仁助陌生人	何光伟义度不俗客	/ 411
第六十三回	肖国文填曲颂金针	任伯祥携友拜孙文	/ 417
第六十四回	制鞋样淑女呈慧心	改章程工人斥经理	/ 424
第六十五回	听琴音才女辨清浊	负重任巾帼接使命	/ 431
第六十六回	李佩君天女散花	彭跃武车辙破案	/ 438
第六十七回	仙女观鱼解危局	大侠护友败群雄	/ 445
第六十八回	李母博学说八阵	子心懵懂问葫芦	/ 452
第六十九回	说葫芦痴人惊秘语	讲玄理大士道禅机	/ 458
第七十回	殷鹤鸣跪求同乡	李佩君明断绑匪	/ 465
第七十一回	办体校求师下广东	寻知己落难走云浮	/ 472
第七十二回	乘汽车子心遭横祸	献爱心君兰认义母	/ 478
第七十三回	李母慈系鸳鸯扣	子心义结连理枝	/ 485
第七十四回	贪玩耍老客丢性命	生妒忌狮吼挑是非	/ 493
第七十五回	黑手无形子心被算	圈套明设莫熊入监	/ 500
第七十六回	向文玄纵敌卖资源	余子心游魂进古庙	/ 506

第七十七回	秉忠直经理结怨	反淫荡母女火并	/ 514
第七十八回	斥贫穷兄弟翻脸	说贪官挚友同德	/ 522
第七十九回	开诊所莽夫说医理	见石头老人常惧罪	/ 529
第八十回	莫亚男矿店同兴	向文玄股弦并用	/ 535
第八十一回	温经理弃暗投明	神算子遭贬生灾	/ 541
第八十二回	莫蝎子一败涂地	余尺蠖久曲知圆	/ 549
第八十三回	赠水果君兰申母义	卧蕉棚婴女哭人心	/ 559
第八十四回	贼人问路君兰受伤	局长用计莫焕毙命	/ 566
第八十五回	悲秋风董董事长辞世	捐遗产甄书记执嘱	/ 573
第八十六回	体校生勇救肖君兰	灰窑主怒逐孙翠花	/ 581
第八十七回	谋发展刘良武解职	逞己见李健宁招风	/ 589
第八十八回	李健宁玩火招众怨	王永昌跋扈失人心	/ 597
第八十九回	重组阁院长负荆	除昏官经理讲话	/ 605
第九十回	应选荐工人做官	讲中庸长者评分	/ 612
第九十一回	鸳鸯被里说改制	池水塘边讲真龙	/ 620
第九十二回	恶人放火烧杂货	君子读书说古人	/ 627
第九十三回	王女士作文驳谬	梦大夫会友留诗	/ 634
第九十四回	向文玄重修艳阳湖	彭振展树立中山碑	/ 642
第九十五回	沈天禄书赞余子心	王嗣维梦遇武行者	/ 650
第九十六回	张国兴取保奔文煌	卞局长受审上电视	/ 657
第九十七回	魏国民便宴朴成印	刘良武抢救肖君兰	/ 665
第九十八回	遭车祸君兰身死	惊噩耗老母归天	/ 673
第九十九回	孙翠花进京探佛门	余子心闭室说儒道	/ 681
第一百回	梦中人吹箫引凤	愚老者说梦知缘	/ 690

第一回

余子心颠倒说魂梦 杨文昭囫圇论良医

词曰：

细雨漫锁青山路，且停眸，看柳絮，零失楼台迷千户，
东风淡淡，漫开帘幕，不知春何处！
夜来一梦难回顾，苍天送来花千树，南坡土丘谁肯驻？
青青荒草，真魂缕缕，无归悲日暮！

这首小词调寄《青玉案》，乃燕北一不知名姓的七十多岁的老头所作，这老头没上过几天学，在国营企业里当一辈子壮工，老了退休在家，闲着没事总爱看一些古代诗词，有时候也不伦不类地胡诌几句。人老了，总爱回味过去，这是常理，想想自己一生，坑坑坎坎却也煞有趣味，却也做过许许多多蠢事，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不伦不类的诨名——“孤竹愚者”。人老了干不动什么活了，不干活也就有了闲心，因之，他每天拿着个小板凳，在街心一棵大槐树下和一帮老头子闲聊天，讲故事，解解闷，这部《梦中缘》就是几个老头闲聊的记录。这些故事虽不是讲什么忠臣孝子，革命英雄，可也算得上是奇闻逸事，现代趣闻，耐人寻味。不过，愚人好说傻话，这傻话类同梦话，他常说：“这人生如梦确实不假，颠颠倒倒，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只有死了到关老爷那儿才能说清楚，可据说关老爷也做梦，既然他也做梦那就没有说清楚的那天！”于是写了这首小词。词的意境并不高雅，也说不上有什么文采，可倒也是实话。世上之人没有不做梦的，可做了梦却解不开，有人说梦是心头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也不尽然。有些梦幻颠颠倒倒，杂乱无章，似与现实生活无涉；有些梦境迥非人世，离奇古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有的人说，梦幻是气血不平、阴阳偏颇所致；还有人说，梦有阴阳之别，有的梦反映红尘之事，有的梦反映隐界之事，要颠倒着分析。翻看古今典籍，还真没有全面解释梦幻的书，你看过《周公解梦》吗？也许看过。可是，有的梦应验了，有的不应验，有的解说未免荒唐。那么，如何理解梦幻，谁也说不清。可是，孤竹愚说：有个人特别爱做梦，端的是个梦中人，白天做梦，晚上也做梦，说来好笑，他做了梦还总要讲说一番，为此，人们都叫他“梦大夫”。医院里的人这样称呼他，医院外的人也这样称呼他，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不知他姓什么，叫什么。其实，他本姓余，名子心，是宏源煤矿医院的中医科医生。

他不足一米七，相貌平平，也没什么好穿着，几年来总是那件粗布中山服，破了还要补一补，脚上是双人造革的鞋，而且，他天生不爱理发，两三个月才理一回，这也就难怪人们看不起他。有人说：

“这哪儿像个大夫，就是老农民嘛！”

“还是大夫呢，一点也不注意仪表！”

“他有老婆没有？像个光棍汉！”

不过，传说他看病还有两下子，还真治好过几例疑难杂症，财务科的程科长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吃了他十几包中药，三四年也没犯病了；电铲司机李宝珠患的脉管炎也是他治好的；保卫处干事柳云龙的老婆十几年不怀孕吃了他半个月的药，生了个胖小子。尽管他没有高级学历，只是个师带徒出身的土医生，可在事实面前，领导们也没话说。也许是因为他爱讲梦话，院长总用白眼珠看他。可也是，诊室里没了病人，总有些大夫、护士跑来听他讲梦中故事，幸好当时吃的是大锅饭，医院的管理制度不严，否则，不挨处分才怪。有的时候，他还跟病号讲上一段，拉着人家没完没了地说梦。为此，院领导批评了他几次，可他就是不改，有的时候还争辩几句：我这是在探索、研究病理，患了神经衰弱好难受呢！还别说，他讲的魂梦故事有时候也很动听，耐人寻味。有一回，他正和病号讲他的梦，院长刘良武进来也不知道。他时而低声细语，时而摇头叹息，说一只大老鼠，偷偷地吃着他的读书笔记，他气坏了，拿起扫把就打，老鼠突然变成了一个女郎，一下子飞到屋梁上，朝着自己笑，他愣了也醒了，看看笔记本完好无缺，再也不能入睡。是啊，老鼠怎么变女郎呢？动物真的会变人吗？于是，他又品评起庄周化蝶的故事来，喋喋不休。你听：

“庄子这样的修道真人怎么会变成蝴蝶呢？人做了蝴蝶高兴吗？翩翩起舞，穿花越草，也许乐在其中，不过，要是我变成蝴蝶大概不会快乐。还是做人好！一个偌大的人，当了昆虫，让佳人们追捕，不但累得人家汗流满面，自己也会疲劳不堪，多恐惧呀！一旦被人抓住只有死路一条！不、不、不能变蝴蝶！可是，要真的变成蝴蝶怎么办？圣贤们不是说凡事都在变吗？不变是不行的呀，那不变蝴蝶变别的好不好？哪怕变成猫儿狗儿呢？总比蝴蝶大点儿，呀！不行不行！猫儿不守家，东跑西窜，追着老鼠跑，太辛苦了；变狗儿呢？也不好，狗倒是守家，但受主人的吆喝，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吃块骨头还须要主人发慈悲，奴才做不得，还不如变狼。狗行千里吃屎总吃屎，狼行千里吃肉总吃肉！可是，狼的名声太坏，还不如变猪。猪很舒服，趴在窝里一动不动，就等主人送饭，有了病，主人比自己还害怕，赶紧找医生，打针吃药，不知是哪辈子修的福，可就是寿短了点儿，逢年遇节，被人拉出来就是一刀，那叫唤的声音也够惨的呢！不行不行，太可怕了！要是变个小熊猫就好了。小熊猫啊小熊猫，你悠闲自得吃着竹笋，自由自在地玩耍，有时候还有大姑娘把你抱在怀里，亲昵着你，梳着你的皮毛，多么幸福？好好，就变熊猫！不过，变羊也行。不是有一首歌吗？‘我愿变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的鞭子

轻轻地轻轻地抽在我身上……’”说着说着，这位梦大夫竟哼起了小曲。

“余子心，发什么疯！”刘院长大喝一声，这段梦寐评书结束了，病号也走了，“写检查！上班扯皮！”

写检查容易得很，梦大夫不以为然，倒是人会不会变的问题使他百思不解。说不会变，庄子怎么说他变为蝴蝶呢？老鼠怎么变成大姑娘呢？说会变吧，怎么找不到那个吃笔记的女郎呢？梦是心所想，可他也没想什么呀？梦大夫天生的榆木脑袋，好钻牛角尖儿，琢磨一下午也没有理出个头绪。吃罢晚饭，他从食堂出来，阴晦的天落下了雪花，本来想去同学那里串个门儿，可是雪越下越大，不去也罢。于是，梦大夫回到宿舍，铺开了纸笔写检查，可是屁股刚刚沾到椅子又不写了。他想：不对呀，写什么检查？院长也不过这么一说，我还真拿鸡毛当令箭哪！况且，谁不做梦？说说梦也不对？古人不是说人生如梦嘛，我不信院长不做梦！不过，今天院长好像真的生了气，不写不合适吧，胡乱写一张，问起来就给他，圆圆面子。其实，刘院长对自己也算不错，单身职工住单间，够照顾的了。可是，从心理说，他不买院长的账。刘院长有人缘儿，会办事，也肯帮助人，蛮不错，可是，从医院管理来说，他不是合格的院长。为了院长的宝座，他不敢主持正义，也谈不上任人唯贤，还有点欺负人的味道，所以，写检查不过是免得针锋相对，弄僵关系而已。可是，刚刚提起了笔，那个嗑笔记的老鼠又来了，飞到梁上的女郎又来了，女郎、老鼠，老鼠、女郎轰也轰不走，赶也赶不掉。不写了！干脆睡大觉。他的觉来得最方便，往床上一倒就呼噜起来，在梦大夫说来，打呼噜不算什么，梦特别重要。你看，梦来了，他回忆说：

噫！好美的景色呦！这是一个小山丘，山丘绿绿葱葱，都是花草树木，花开在蔓藤里，有红的、有黄的、有蓝的，有大的、有小的，绿的藤叶缠着花枝也不知道哪是花叶，哪是藤叶。山丘向四下延伸，组成一块小盆地，盆地里是一片稻田，水稻绿油油的，还没有吐穗。山脚下是一条小河，小河的水很清凉，找不到鱼儿，一座用条石砌成的小桥，不过五六尺宽，有一块石头已经倾斜。可是四下里怎么看不到人呢？奇怪，说人人就来了。一匹瘦红马拉着一辆破旧的大眼车停在小桥上，车上跳下四五个衣衫褴褛的人来，还有一个女郎，女郎不过十七八岁，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好俊俏呀！只可惜衣衫不整！他们几个人一齐推车，姑娘也使尽了力气，瘦红马可气人了，就是不走。梦大夫不知哪里来的精神，也去推车，还真露脸，一使劲，车就动了。姑娘朝他一笑，露出了几颗雪白的门牙，奇怪，一闪念车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再一发懵，山也没了，水也没了，那有什么小桥？我在哪里呢？梦大夫发了毛，只觉得口干舌燥，找口水喝吧，可是哪里有水？四下环顾，南面有户人家，用竹子圈的小院，院里一幢破旧漏雨瓦房，高高的。有院必有水，他迈步进院，奇怪，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再一看，房檐边有个盛水的大缸，水往外淌着，一根竹管搭在缸沿上，山泉悄悄地注入缸中。于是，他贴着缸沿，咕噜咕噜地喝了个饱。这下，神也清了，气也壮了。既然没人也就不说谢了，梦大夫转身欲走，忽听空中一

声断喝：“何处浊物，盗我仙水！”梦大夫吃了一惊，可是却看不到人，他毛骨悚然，拔腿就跑，被石头绊了一跤，弄了个嘴啃泥，再爬起来，不由一惊，竹篱小院破瓦房竟然变成了红墙围成的金碧辉煌的大雄宝殿，宝殿横匾是金光闪闪的斗大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两边的小篆对联光锁眼目，销魂荡魄，道是：

爱以身，为生民，一灵归北斗；恨守神，正天理，三魂融人世。

梦大夫揉揉两眼，定了定神，欲待进殿，忽觉身在殿中，抬眼四顾，只见大殿居中坐着一位王者，金冕紫须，牛唇虎掌，面带微笑，两边侍者皆秦汉衣冠，侍立左右，梦大夫不由得两膝发软，自然跪下，头首下垂，可是当他微启双眸，稍一抬头，却发现殿中坐的根本不是什么王者而是一位身着海陆空三军大元帅服，留着一撇八字胡的气宇轩仰、目光如电的现代英雄，两边侍立者也是身着中山装、腰贯武装带的军人，梦大夫一惊，冷汗从额边流下，头首俯伏，再也不敢抬起。只听大元帅说道：

魂梦非假亦非真，变化由来在人心，精诚无我人神道，何须颠倒误此身。

梦大夫不明其意亦不敢发问，糊里糊涂只管磕头，可是，等他醒过神来，哪里有什么大元帅？哪里有什么宝殿？他依然置身于破瓦房前，忽而，眼前飘来一张黄纸，他接过黄纸，只见上面写着“逍遥游”三字，不由心里一愣，魂梦遂醒。他揉揉睡眼，瞅瞅自身，见自己依旧倒在床上，再看两手里，哪有什么黄纸？他茫然了，这是什么梦？为什么这样清晰？那是什么地方？主什么吉凶？这王者是谁？怎么变成了大元帅？梦大夫躺不了了，看看手表，还不到十点。没啥！人们都说半夜做的梦才有准儿呢，可是，他又一想，这么好的景观，这么漂亮的姑娘哪里来的，如果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话，可我根本也没到过这类地方啊，那俊俏的姑娘又是谁呢？尤其是那骂我为浊物的人是谁呢？还说偷他的仙水，难道真的有神仙？我梦见神仙了？不，不可能，世上哪有什么神仙，哦！明白了，梦幻就是梦幻，《红楼梦》里不是有太虚幻境吗？可是，这逍遥游怎么解释呢？我逍遥了吗？我游玩了吗？没有！那么——他突然想起，《庄子》不是有篇《逍遥游》吗？呀！也许真的是遇见了庄子，庄子在点化我吧？想到这里，他赶忙翻起书橱，打开了《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有这么大的鱼，有这么大的鸟吗？鱼能变鸟？鸟能变鱼吗？这岂不是说胡话？对了，这是寓言，是故事，大元帅说了：魂梦非假亦非真，颠倒的故事何必认真？于是，梦大夫的心稳定了。他望了望窗外，雪下的越来越大了，简直是鹅毛大雪了，尽管是暖气房间也还透出丝丝凉气，还写检查吗？“不写了，先睡觉再说！”他自语着。

次日，上班的第一件事自然是扫雪，全院职工都来扫雪，梦大夫表现得很积极，也许，院长一高兴就把昨天的事忘了。可是，雪扫完了，梦大夫还是被叫到办公室。让他想不到的是，刘院长并没要他的检查，态度还很亲和，也很郑重。

“余大夫，有两句实在话跟你说，别见外，好吗？”刘院长语声沉重，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做人啊总得要现实一点，总讲梦有啥用？看好了病，对社会有贡献人们才会认可你，当个好医生嘛，你说，对吗？”

梦大夫是个榆木疙瘩，好像没有听见刘院长的话，沉默了一会儿，刘院长说：“没别的事，去吧。”

要说对刘院长，梦大夫也算尊敬，不过不是因为他是院长。他常说，刘院长对业务很精通，一把手术刀不知救了多少人。可是，他就会查迟到早退，对中医事业漠不关心，自己出了名就够了，不管别人，一个五百张病床的偌大医院，几乎没有中药，中医大夫嘛，只要按时上班，不惹是生非就可以了。这叫什么医院呢？想当个好医生，办不到！为此，他没少和刘院长吵架，但不管用。把医生束之高阁还讲什么社会贡献？于是，他脱口而出：

“什么社会贡献？你想让我有贡献吗？我怎么听不懂？”

“好了，好了，你不听就算了，别抬杠。”

“抬杠？我抬杠了吗？你这一把刀走红了天下就行了，别人没用，对吧？中医更没用，对吧？”

刘院长脸色变红了，生气吗？不，没有肚量能当院长吗？不过看得出来，他薄薄的嘴唇有些抖动，宽敞的太阳穴上的青筋变粗了，细眯的眼睛只有一条缝，座椅“嘎吱”地响了一下，好像承不住他这粗壮之躯。“算了，算了，就算我没说，行了吧？”

“说了如何，不说又如何？没事，我走了。”

梦大夫离开院长办公室，又开始面对诊桌，翻腾起他那几本黄纸线装书。熬到下班，他忽然想起三个多月没去看老同学了，应该去望望，何况相隔不过一百米。单身职工就有一点好处，和光棍汉一样，吃了饭连狗都喂了，正因为这样，还是少串门的好。不过，杨处长不同别人，他和梦大夫是从小的同学，说话也合得来，他两三天前来电话说有点事儿商量，这就不能不去了。梦大夫敲开了门，杨处长正在看电视，老同学一见面亲热得很：

“哎呀，老余呀，你挺精神呀！”

“咋也没你精神！”

是的，杨处长名叫杨文昭，是煤矿有名的美男子，三十四五岁看上去不过三十岁上下，大

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光亮的头发、挺拔的前胸，不愧是军人出身。他团长转业，级别大官职小，来到这宏源煤矿就任劳资处长，平时总是穿着一身藏蓝色的尼料中山服，显得很整肃。还真有点儿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的君子风貌。他的妻子也很漂亮，随军转业，在煤矿教育处工作。他双职工，又有资历，在医院附近分了套住房。梦大夫与他是中学同学，他年长梦大夫三岁，老同学见面无拘无束，梦大夫说：“你真比前些日子还精神！”

“精神吗？那就谢谢你了，你给我配的那几料饮料真好，又好喝，又养身。”

“真的管用？”

“快坐吧！你这个饮料方挺好，我知道，你天生好学，有钻劲儿。”

“还说好学呢，有啥用？”梦大夫喝了口清茶，叹了口气，说：“投错胎啦！”

“什么什么？投错胎了？哪里的话！”杨处长盯着梦大夫俩眼睛，“还说呢，人们都管你叫梦大夫，做梦看病，看病做梦，成何体统！”

“不，老兄，我是没有事干才讲梦的，以后不讲就是了！哎！整天闲着，屁事没有，说点儿梦话总比闲言淡语、搬弄是非好。”

“喔，是这样。”杨处长稍一停顿，接着说，“病人嘛，一时多，一时少是正常的。”

“职工医院需要的是外科，不是中医，我不该来这医院也不该学中医！”

“中医怎么了？不好吗？哼！我的爷爷是知名的中医大夫，他救了那么多人，现在有了西医就不要中医了？哪能呢，一个中医大夫不简单哪！祖父说：不是个秀才当不了中医，能干中医工作是福分，你还有怨气？”

“我哪有怨气呀，老同学，是医院拿中医作招牌，拿中医大夫不当人！”

“有那么严重吗？”

“真的，我胡说干什么？这几年来，供给的中药越来越少，尤其是饮片，前几年每月拨三四千块钱的还不够用，现在竟然拨二三百块钱的，等于没拨，守着诊桌干坐着，病人来了，一声没药就完事了，跟领导说了几回，领导说：公费医疗单位，公司不拨钱，咱也没办法，给患者做作工作，不要跟他们吵架。你听你听，患者看的是病，不是来听你说好话的。我呢，坐着冷板凳，涨工资该不着，奖金跟烧锅炉的一样，别看没事干，迟到一分钟就扣奖，我离家四五十里，虽说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可也难免迟到早退，拿不了奖金，这叫什么事？不问劳动效益，不问技术水平，以出勤率拿钱！”

老杨沉默了，过了几分钟，他说：“咳！老余呀，想开点儿，生气没有用，环境总是要变的，李白不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吗？努力再努力，辛勤耕耘，总会有你施展能力的时候。古时的知识分子有句口头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真有本事，早晚必成良医。”他稍作停顿，要是面对别人，他才没有这么多话呢。“做人要立志，立了志就不能变，咱是老同学，我以大哥身份跟你说几句，你别不爱听，你一定听说过唐朝宰相裴度的故事吧，在他没有发迹

之前，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衣衫破烂，他问相面的‘我能不能当宰相’？相者哈哈大笑，说：‘潦倒不堪，必然尸填沟渎，还想当宰相’？裴度淡然一笑，又说‘那你看看我能不能当个医生？’‘当医生？’相者吃了一惊，正眼看了看裴度，说：‘前者志在鲲鹏，后者志如谷雀，别如天壤，何也？’裴度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良相辅君王致尧舜，安黎庶保太平；良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济贫厄之灾，中以保身长全，二者贵贱不同，仁德则一也’，相者仰天而叹，‘真良相也’！后来，裴度真的做了宰相，也真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医生。老弟呀，立志于中医事业该有多好！做人要心胸要宽大，无力改变客观环境，但有能力改变自己，要努力求真知，铤于圈内待时飞嘛！”

梦大夫沉默了，是的，老杨说得没错，可这样的工作环境让他立什么志？杨处长见梦大夫不语，还以为梦大夫不满意他的说法，于是，做起梦大夫的思想工作来了：

“子心，心要放宽一些，不要强调条件，条件好能成材，条件不好也成材，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都是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事业的成功关键是心志，不想当医生还当什么名医？”

“不，老杨，我爱我的工作！”

“爱你的工作就要付出努力，传说叶天士断定一个小孩儿无药可治，已经没救，后来这小孩儿竟然康复如初，孩子的父亲说是一个老和尚治好的，也没花多少钱。叶天士大吃一惊，决定拜见这老和尚，求取真知。当时，叶天士也是出了名的医生，要拜师谁肯收他？于是，他换上了乞丐的衣服到庙里乞求衣食并要求老和尚收留他，做杂工混碗饭吃。后来，老和尚发现他字写得漂亮就让他做了庙里的管账先生，有时候抄抄处方。半年之后，老和尚突然发现他的字迹类同叶天士，审问他的底细，叶天士讲了原委，老和尚为之折腰，把秘方告诉给了他。你看，当个良医多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我才不愿意你心灰意冷，要振作精神，我知道，你聪明，你好学，聪明好学加上有志，必成一代良医。良医不是名医，名医是人们捧出来的，未必都有真才实学；良医则是真有本事的人，真有本事未必出名。孙思邈是苍生大医，秦越人是举世名医，他们是良医也是名医，咱不要求有那么大名气，但总不能当庸医。庸医最坏，自己没本事还嫉妒别人，你知道秦越人是咋死的吧？是秦始皇的御医夏无且害死的。《红楼梦》有一段《胡庸医乱用虎狼药》，就是说庸医不懂装懂，乱开药方，害死了尤二姐。所以呀，不论啥时候，不懂就是不懂，不能当庸医。你说是吗？”

“我说的是没药！”

“没药怕什么？暂时现象嘛！事物总在变，不会永远如此。况且，你可以搞针灸啊！针灸可神了，这还用我说吗？”

“老杨，我明白。”

“明白就好，咱不说这些了。”杨处长说，“我今天可是有事跟你商量，你侄儿大学也毕业了，我有个内侄女，也刚毕业，学中医的，咱们成个儿女亲家岂不是好？你嫂子回娘家了，要是不回娘家，让她跟你说。”

“好哇！我回家就说这事儿。”

梦大夫回到宿舍，心烦乱得很，老杨说得没错，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小时候常听外祖父说这句话。外祖父是有名的老中医，当时流传：“要请李老品，一块现大洋；没钱想看病，后门进药房。”可惜，自己太小，没得外祖真传。想起十九岁那年拜师的第一天，师傅讲的也是这个故事。听了师傅教诲，他还写过一首歌词呢：

“元首明兮股肱良，昭日月兮德四方，思百里兮一赤奴，五羖皮兮亦鹰扬，怅荒丘兮生兰芷，伴朝露兮畏风霜，拜柴门兮求大道，乘长风兮到南阳。”

是的，一个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能当个医生就不错了，当什么良相！可是，师傅说，为人要心正，要有公德，当医生啊就得要一心为患者，就得有心怀天下的良相心胸，只有如此才会有精湛的技术，才会是良医。听了师父的教导，他日以继夜地读书，别人都去“造反”，他猫在家里读书，不到后半夜柴棚里昏暗的油灯不会熄灭；白天挣工分儿，腰里别着书本；栽白薯时他肩上是水桶，心里背药性歌诀，背不下来时看看手背上麻麻小字。不到一年时间，他会背了《医宗金鉴》的70%，会背了《伤寒论》《金匱要略》。很快，他又学完了七本五大学院编写的中医二版教材，他的师父为之惊叹，说他将来必是良医，出诊就带着他，把带他视为自己的荣耀。三年以后，在患者的推荐下，他进入了公社卫生院。初出茅庐，小有名气，许多的姑娘亲近他，追逐他，可哪儿追得上！追上的也只有一个啊！要说他妻子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人家是县妇联主任！要不是给老岳父的病治好了岂能下嫁给他？可是好景不长，全县推行合作医疗，从农村抽上去的医生全部下放，老婆让他改行当干部他还不干，为此，两口子经常打架。打架就打架，看不上我就离婚！他我行我素，开始精读《素问》《灵枢》，留下了《读经》笔记。后来，社会招工，他来到宏源煤矿。因为字写得得好，文章写得漂亮，被分到运动办公室工作，专抓516，可他一心惦记中医事业，贸然地给前任的高院长写了封信，看着清秀流畅的蝇头小字，院长欣然接受了他。但是，好事的背后是坏事，从此，他一步一步走向被排斥、被遗弃的道路。没有学历被人看不起，如果不是在全院十二名中医大夫中考试成绩第一，他永远拿不到处方权。由于没有学历，医院只给了他一个“中医士”，八年之后才取得医师的职称。为此，他不无怨怒，也不无感慨，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诗是清歌志心香，未闻今人奏清商，水汇长流应无我，草成青坪须敛裳。

麻雀飞檐入画图，鸚鵡啄粒挂雕梁，岐黄一字千斤重，浪得虚名不思量。

牢骚终归是牢骚，不服也没有用，努力耕耘是本分。话虽这么说，获得真知并不容易。治

病不是简单的事，不是光啃书本就可以的，需要实践，离开实践得不到真知，从学医到从医，治好了些疾病，可又有多少病没治好？一个医生连实践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当良医？难道因为没有学历就不该从医？那些有学历的人又怎么样，他们的能力比自己强吗？硕士讲不通《伤寒论》，这是什么学历？师带徒的学生就没有真知？可叹呀可叹，自己将在这个活棺材里烂掉！想到这里，他猛地坐起来，啪的一声，衣箱上的水杯打落在地，碎了。

正是：

人生如梦非是梦 环境成人也害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叙述。